



守護在 生命轉折處

林昀芊

花蓮慈院內科加護病房護理師

Guard at the Life-Turning Point

Yun-Chian Lin, RN, Medical ICU,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

■ 文 | 洪靜茹

一名阿嬤在門診做完心導管，按常規轉來內科加護病房觀察及接續治療。過不久，主護發現阿嬤生命徵象數值異常，發出求救警訊，護理夥伴聞聲前來支援，白班行政小組長林昀芊研判阿嬤可能是心包膜填塞，恐積血壓迫影響心跳，專師和三名心臟科醫師趕到，立刻執行心包膜積液穿刺緊急處置。昀芊冷靜指揮現場護理師分頭展開急救前置作業，就見一人拿取強心針準備急救藥品、一人備妥放液器具、一人架好輸血和點滴，引流管、消毒器具、超音波一一就定位，短短五分鐘，醫護十人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搶命作戰。

昀芊說，學妹們都訓練有素，自己的角色就是分派任務，與大家一起協助醫師，讓整體急救過程流暢有效率。這是內科加護病房的日常一隅，也是她十二年來用專業守護的小天地。

昀芊來自臺中，二〇〇六年自慈濟大學護理系畢業並考取護理師證照後，旋即進入花蓮慈濟醫院內科加護病房服務迄今，年少時懷有空姐夢的她，十二年來，在護理師身分上，增加了人妻人母角色，人生座標不曾移動過。曾經護理不是她的首選，現在她從中發揮良能持續深造；曾經她因手足驟逝、無法見到最後一面而抱憾，現在她學會細膩守護，與善終關懷，指引家屬陪伴臨終病人走完人生最後一段。

護理路上發現新大陸

回想高中時較屬意復健、職能治療領域，卻考上意料之外的慈濟大學護理系，因離家太遠、本來打算重考，最後因高中同學推薦，加上就讀慈大護理系的高中學姊鼓勵，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東部就學。同寢室的兩位室友也是臺中同鄉，人不親土親下培養出好感情，逐步適應新生活。

大學時代的她很活躍，擔任過護理系學會的會長，也加入熱舞社和國標舞社，課業上就算是臨時抱佛腳也有不錯的成績，對學習護理並不會感到困難或排斥，一度視護理為跳板，打算透過強化英文能力跟累積兩年臨床經驗後去考空姐。人生不見得天從人願，說不準在哪個路口埋下種



就讀慈濟大學護理學系，林昀芊（後排左六）曾任系學會會長。照片提供／林昀芊

子，哪天開出新的花朵。往後進入職場，林昀芊在護理世界裡發現了更多新大陸，自此生根展枝。

後天養成實力 強化逆境抗體

「護理師，為什麼我爸爸為什麼一直昏沉著、叫他都沒有反應？是不是很嚴重？」『您父親生的病，現階段需要這種強度的鎮靜止痛藥讓他休息，不然他會太喘，或是產生併發症，造成更大的傷害。』外表看來沉穩，昀芊的回答也讓家屬的心安定下來。



跟昀芊聊到她自己護理職涯的幾個重要片刻時，會瞥見她眼角的淚光，感覺她忍住鼻頭微酸的露出微笑。「我天性慢熟。」昀芊說她是要花一點時間才會慢慢跟人家比較熟稔，且自認不是天生的護理人，當初選擇加入內科加護病房，也經過一連串的自我釐清。

「一般門診要處理事務面向廣，常需要處理家屬、醫師之間的溝通，非我所長，而加護病房有管制、專業自主處置度更高，比較可以讓我專注在照顧病人上發揮，卻又沒有像急診那麼刺激、血腥。」性格中有喜歡挑戰的因子，對重症護理感興趣的她，畢業後便選擇到實習時期待過的內科加護病房服務。耐操、不服輸的她，遇到問題喜歡追根究柢尋求解決之道，在高壓的工作環境下自發培養出抗壓性高的體質，就這麼一路定位在喜愛的內I成長。

理性和耐性兼具 究極變通帶人心法

二〇一〇年，昀芊接受培訓成為白班行政小組長，臨床護理工作之外，也要協助掌握病室動態，處理病室運作上的安排和處理學妹臨床照護的問題，同時也開始肩負帶新人的任務。昀芊自評是理性和耐性

兼具的學姊，琢磨這數年間在扶持護理新芽的作法上也還算跟得上時代。不過曾出現一名「天外奇兵」，開發了她帶人心法的全新境界。

這名狀況百出的新進護理師，抽血試管會拿錯、檢查報告忘了追、交班也一團亂，搞得異常通報單上不完，帶她的學姊與共事夥伴都苦不堪言，但其實學妹並不是不肯學不肯做，加上單位仍然人力吃緊，為了顧全大局，肩負護理長交付的「留人使命」，展開特訓新兵新人的任務。

「同樣的話講三、五遍，她還是會做錯。後來我想到的方法是要她複述一次我所說的話，核對內容有沒有一致，重複幾輪直到說正確後再讓她去做，完成後回報，我再去檢查，不達標就重來。」昀芊在自己的行動工作車常態開著兩個視窗，照料手邊的兩床病人之外，同步監看學妹所看顧的兩床病人，看她有沒有按步驟執行每一步照護標準程序。林昀芊就在幾乎以一人顧四床的超能狀態下，卯足勁從頭盯到尾、教到底，學妹終於跌跌撞撞的獨立，一年下來總算漸上軌道了。

昀芊體認到，如果適時放手不合用，就要究極變通。現在也會教其他同仁該怎麼使力，借助團隊的力量，用各種方式來教導新人上手了。

加護善終 悉心陪伴道別

護理工作上的成就感，除了來自看到自己帶的新人能夠獨當一面，另一方面就是照顧的病人病況好轉，或是病家有安適的決定，抑或是讓家屬好好的陪伴病人走完最後一程。而這樣從專業照護延伸而來的細膩，源於自身的遺憾拼圖經歷。

昀芊工作第二年時，當時還在念大學的大弟因意外驟逝，接獲噩耗趕回家時已天人永隔。痛失手足成為生命中深刻的烙印，至今在病房，只要看到趕不及見到病人最後一面而痛哭失聲的家屬，或是病危病人因藥物作用而無法與在耳畔聲聲喚的親人互動的場景，總讓她難過得不能自己。她把這分遺憾帶入臨終照護服務上，用心引導家屬陪病人走完人生最後一段。

當病人進入臨終彌留階段，至親家人仍無法接受而悲傷不已時，「我會跟家屬說，病人可能還聽得到（因聽覺是最慢消失的感官），你這麼難過，他也會不放心。也許你可以告訴他，你們都很好，要他別擔心，讓他好好跟著佛祖（或引路的神）走。」林昀芊用自己失去親人的不捨與悲痛境遇，搭成一座橋，溫柔給予方向和指引。

近兩年病房引入安寧共照，工作場域的氛圍有所轉換，同事與醫病間增添了不少溫度。林護理師說，當疾病末期的病人，選擇安寧共照取代既有療程時，護理師在其中扮演滿重要的角色，一方面與家屬進行會談，了解病家的家族歷史和背景，陪伴病家做完全預備，一方面也持續在照護病家的身、心、靈，讓共同照護

的支持力量流動。與過往沒有共照、也不會讓家屬在病房停留太久的制度比起來，導入安寧照護增添了更多溫暖與人味，而道別時家人圍繞的畫面，每每讓她感懷動容。

倒吃甘蔗的進修之路

工作五年後，臨床護理上的得心應手，慢慢被「不夠用」取代，昀芊萌生進修念頭。發覺專科護理師可以發揮護理獨特角色的功能，除了能對病人做更深入的評估之外，在其中發掘病人問題、了解病人病生理變化，更能協調整合醫療、護理以及各團隊的專業，進而讓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照護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。不但在醫院能獲得進階專業的認可，而上班作息也能配合孩子的假日活動，因此昀芊以專師為目標，報名專科護理師訓練學分班加入訓練。訓練過程中深感能力不足以及提升個人專業的重要性，遂以學分班課程抵免部分研究所的學分，在二〇一四年六月考取專師執照後，同年九月進入慈大護研所專師組繼續進修。

研究所進修期間，有了實務經驗和應用上的需求，更有動力深入做學問。她認真準備報告、研讀資料。昀芊說：「我念的是專師組，對病、生理結合病人用藥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大學時期雖有修過相關課程，但是主要是理論上的認知，整合應用上還不太有把握，有了工作上的歷練，再把這些經驗值帶到研究所上課，更能明白之間的相關性。」「例如在上問題導向課程 (Problem-based learning, PBL) 時，就感覺有把這些知識整合起來，變成臨床問題以進行討論、交流，這種做學問的務實感是很有收穫的。」

林玉娟老師說起對昀芊的印象，「大學時感覺她對護理不怎麼有熱情，怎麼念研究所卻截然不同。」對進修研究所的積極度，林昀芊也同意，「在職生的心態是明白所學在臨床上真的會使用到，就有動機去深入了解來龍去脈，因為知道為何而學。動機不同，就會改變學習的態度，我想差別也在此。」

七年級同事夫妻檔的相處之道

每天在上班、上課與帶小孩間團團轉，好在還有一個最佳盟友全力護持。先生劉銘文是在同院急診室服務的外科專科護理師，兩人從慈大學生情侶晉升同事夫妻，互相扶持、成長，發揮專業也持續精進。自二〇一〇年結婚以來，家中新添了兩名千金，現在體貼的公婆也從高雄搬來同住，幫忙照顧分別就讀小學一年級和幼稚園中班的女兒，成為這對七年級生夫妻檔的在工作及學業上的得力後援。

昀芊認為夫婦同業共事的好處是基於明白臨床工作上的困難，可以相互體諒、支援，也有共通的話題。「他的個案從急診室送到內科加護病房來，我們也會互



相討論照護銜接上的注意事項。我們的日常對話裡面不會出現『你到底在忙什麼啊』這類的情緒性發言，比較能夠理解彼此在經歷某些艱難時刻的不容易，當我們在訴說工作各種遭遇所帶來的各種心聲時，對方是可以承接而能夠獲得同理支持的。」當家人是力量的來源而非牽制，更能無後顧之憂的迎向每個轉折。

觀照生命裡的陰晴圓缺

在護理新大陸裡探險、攻頂的腳步毫不停歇，步步穩紮穩打、勢必達成，林昀芊在決定正式轉任專科護理師之前，尚有多項願望清單想要同步完成。未來計畫先取得碩士學位後，再進一步挑戰 ACLS 高級心臟救命術指導員證照。由於她與先生在院內都擔任 CPR 急救心肺復甦術教學的助教，臨床經驗也豐富，老師常鼓勵兩人進階邁向指導員一途。ACLS 高級心臟救命術指導員通常以醫師應考居多，難度也更高，目前先生已取得證照，她期許自己也能夠跟進，持續在專業上加值鍍金。

想當初原本打算工作個幾年就回臺中陪爸媽，結果一路工作結婚生子進修無縫接軌，充實而忙碌的過日子，在穩定中追求進步取代了移動的想望，在花蓮安居樂業成為人生首選，更也在護理專業深耕、延展的拼圖中，觀照生命裡的陰晴圓缺。☺